

种月亮

□陈青海

父亲常说：“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，每逢农历的八月十五，天上的月亮会比其他时候的更圆、更亮，所以，中秋节又叫‘团圆节’。”儿时天真，听了父亲的话，我便想找一颗月亮的种子，把天上的这轮圆月种出来，让它永不残缺，人间岂不永得团圆？

于是，我悄悄拿来一个盆子，在盆子里面装满清水，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立刻倒映在盆子里，我高兴极了，立刻端着盆子，在屋前的菜地里刨了一个窝，把盆子埋进窝里。

从在菜地里种下月亮那天起，我天天去看种月亮的地方，经常给种月亮的地方浇水。一周过去了，两周过去了，依然没有看见月亮发芽，一个月后，还是没有看到月亮发芽，我等得不耐烦了，就把盆子刨了出来。盆子里的水早已干涸，种下的月亮也不见了，我感到非常沮丧，在菜地里“哇哇哇”地大哭起来。母亲听到我的哭声，问我怎么回事？我把种月亮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，母亲若有所思地对我说：“傻孩子，等你学到知识，明白了事理，自然就能种出月亮来的。”

十六岁那年，我考上了师范学校，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乡最熟悉的环境。毕业后，我又被分配到了最边远的异乡工作，而且，一去就是整整七年。那段时间里，每当夜幕降临，我经常独自一人点着一盏自制的煤油灯，静静地坐在一张破烂的办公桌前，对着窗户冥想发呆。窗外，一轮明月高悬天穹，一束洁谧的流萤洒在办公桌上，我伸手抚一缕清冷的月光，忽然想起了苏轼的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词句来。我想起母亲的话：“等你学到知识，明白了事理，就会种出月亮来的。”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每个人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都会经历种种的悲欢离合。月缺月圆，不仅是自然规律，更是人生哲理。月缺时，蕴含着无限的希望；月圆时，也预示着盛极必衰。人生的意义不在

于是否完美，而在于我们如何在缺憾中成长，在圆满时感恩。母亲说的“种月亮”，是要我在心中种下一份对美好生活的信念与希望。

今人不识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如今，父母相继走进了矮矮的坟冢。从此，在我心里填满了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。

今年中秋节的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我又在儿时老屋前的那块菜地里种下了一个月亮，不一会，地里居然冒出了月牙，月牙慢慢长成半月，最后长成了一轮又大又圆的明月，明月从地里冉冉升上天空，高高地挂在天空之上。霎时，月光如流水般静静地泻满人间。月华如练，银辉轻洒，万里山川变成了皎然琉璃的世界。灯火阑珊处，人们或聚于院中，或坐在窗前，桌上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月饼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，畅谈着往昔的故事，孩子们在月光下追逐嬉戏，洋溢着纯真的笑容。我们一家人也兴高采烈地在老屋的院坝里摆上月饼和水果，就像小时候一样，一边吃着团圆的大月饼，一边听着父母给我们讲古老的传说。

月光洒在窗前，我从梦中醒来，望着窗外那轮明月，心中涌起无尽的思念与感慨。我明白：原来，月亮早已种在我的心里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她却从未残缺。

我们的“最美女教师”

□王秀蓉

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无需抬头，我知道，是小燕老师来了。

我与她共事近十年，现又同处一地——图书室。她爱穿高跟鞋，走路快，如风掠过。这清脆的脚步声，我听了多年，错不了。

须臾间，一团红云翩然而至。她喜红色，无论秋冬，还是春夏，她常着红色衣裙。她坐下，戴上一副黑框眼镜——大多在办公室用电脑才戴。她面如满月，气色红润，眼睛很大，明亮有神。跟人说话总带着笑意，眼神如一位知心姐姐——我比她年长几岁，但总是她在照顾我。

每年的“继续教育”培训考试，老师们心有灵犀，都向她求助。我不解：“揽这么多活儿，你不累？”她摘下眼镜，揉揉眼：“谁让我是考神嘛，只是多花些时间而已。”这就是小燕，有求必应，十足的热心肠。反正我是离不得她的。

一次教职工例会上，梁校长说，小燕老师是我校当之无愧的最美女教师。我颇感意外，小燕好看，但算不上大美女。旋即，我恍然大悟。梁校长所言的“最美”，并非长相气质，应是精神品格吧。

小燕老师教一个班的语文，当班主任，兼任图书管理员。

前任图书管理员退休后，梁校长提议小燕老师接任。因她不仅熟悉电脑操作，肯钻研，适应现在的网上图书管理模式，且不怕吃苦，学校分配的任何工作从未说过半个不字。有人说她傻，能者多劳也多累嘛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！我也认为她不聪明。可她总笑盈盈的，穿梭于教室与图书室之间，像只小燕子，不知疲倦。一次放学后，她在图书室，身边围着几个孩子。我凑近一看，她居然在讲数学题！她是教语文的呀！我大吃一惊，忙问其故，原来是这几个娃娃数学成绩欠佳，小燕老师给他们开小灶呢！

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她常埋头改一摞数学学习题本。天呐！除了语文，她还改全班孩子的数学作业！不是一次，几乎天天如此。她是超人附体？否则她小小的身体，哪来如此多的超能量？面对我的身体，她很平静，说只想孩子们各学科均衡发展，作为班主任，多花点时间做点事也没啥。

着敬泽老师的书来签名的，我们什么都没有”！我一看，果然，他们都有书！我们两个假书迷难道就这样露相了？正在这时，旁边有个小胖子指着台上说，你们看，台上不是有书吗？我们一看，还真是。二话不说，我跑到台上举起手机表示要扫一本。工作人员为难地说这一堆不卖，我说今天必须买，谁手里有书，就买谁的，马上到我们签名了呀，怎么能没有书呢！好不容易我们一人买到一本《空山横》，美滋滋地凑到敬泽先生跟前，一转身就把工作人员挤到了后面。敬泽先生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生怕他写错，仔细解释了一番，只见他在书上写下，“XX正之”！我顿时心想，完了，他这一谦虚，我这张狂以后还如何见得了人。名没签好，相可要照好。我手机一横，“咔嚓”一阵狂拍，直到听到敬泽老师说“可以了吧”，我才匆忙收起手机逃离现场。失态了，过后我才意识到失态了。但是我转头一看，林夕还在那里很高兴地微笑着拍照。

远远地，我站在那里等林夕。看着台上人来往地地人群，忙忙碌碌地身影，我忽然回想起上一次追星，似乎是在三十年前，一个小伙子唱着我最喜欢的歌手的歌，我和我的朋友们围在他的身旁跟着唱。那些歌词里总是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味道，尽管当时的我并不能读懂“冲不破墙壁，前路没法看得清”背后的“那些挣扎与疲惫”，但我依稀能感觉到“背上一身苦因后悔与唏嘘”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，至于“过去了一切会平息”的感觉，直到现在也体会不彻底。

等到林夕出来，我们一起走出大礼堂，但是却没有一起吃午饭。激动地“追星”之后，我们还有各自需要冷静处理的事情，反而吃饭这件事情倒显得小了。我想尽快回去问问彭博士，杜甫写《登高》的地点是否已经被考证过。

创什么业？

你还不知道吧，我们张河村已经声名在外了，村里的旅游项目批下来了。我们把老宅改为民宿，也可以挣钱的。小满信心满满。

儿媳将儿子放进杨二嬢怀里，说，您当掌柜，桂香当厨娘。

杨二嬢不同意，她觉得上班还是稳当些，但经不住小满的怂恿，最终还是同意了，但有一个条件。

院里的三棵羊蹄花树，不准动。杨二嬢说。

当然，我们还要靠它挣钱呢？小满连连点头。

说动就动，工人进场了。改造、装修……十多个人忙得不亦乐乎！

突然有一天，一个工人不经意间，在那棵最大的羊蹄花树旁挖出了一个生锈的铁盒。小满打开铁盒。铁盒里，躺着一枚民国银元，正面是孙中山侧像，背面刻着花饰。

小满把端着铁盒的手，伸到杨二嬢面前，一脸的疑惑。

这是你爷爷那辈传下来的镇宅之宝，你爸爸栽树的时候，埋下的。杨二嬢说。

可你们从来没提过哩。

这不，现在传给你了，张河村祖训，分家不分树。

那天，三棵羊蹄花树迎来了最盛大的花期。那天，村里老少都聚在院里，“羊蹄花舍”的匾额挂上了门楣。桂香领着妇女们剪花枝编门帘，小满带人将朽木桩雕成了茶台。杨二嬢抱着孙儿，坐在花荫下，看胭脂一样的花瓣飘落到脚下……

夜晚，落雨了。树下，撑着一把大伞，杨二嬢坐在伞下，听雨声。楼上客房的灯，一盏接一盏亮起。老人望着廊下晃动的红灯笼，桂香正给游客讲羊蹄花树的故事。

杨二嬢忽然觉出怀里有了暖意。小孙子不知何时蹭过来，攥着一朵羊蹄花在她衣襟上比划。花影摇曳的青石板上，胭脂色的花瓣正顺着雨水流进砖缝，悄无声息地漫成一片春溪。

我有时，缓行于水上；平平凡仄的长廊。我常常，盯着水看，盯着鱼看。我盯着荷看时，意不在荷。在孤鹭，在一群一群野鸭子。我盯着看时，常常：忘却一切。包括：忘却自己。

6

孤鹭看我，常常谨小，又谨慎。

孤鹭看我——

有时是鱼虾，有时是蛙。

有时是荷，有时是水。

偶尔，我是另一只孤鹭。

或者，突然离群而去的野鸭子。

所以孤鹭，一直都在判断。一直都在尝试着，向我靠近。

当然，还包括——

三五成群的——野鸭子……

追“星”记

□周润

说，今天这一篮子的水，到底能不能存留下来。他也许一直会失望，但就是在这种失望过程中，他成长了，他对世界，对水，对自己，可能都有了新的看法”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“竹篮打水”的乐观的解读，那种不带严厉说教的，温和却有立场的坚定的声音，很快包裹了他的形象。后来再讲杜甫时，他读《登高》，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，他甚至说，如果他知道杜甫当时登的是哪一座山，他也愿意去那个山头走走。我不知道林夕心里在想什么，但是我感觉自己那一刻在夔州。我的内心是触动而震撼的，我们应该为一种乐观向上的思考而喝彩。

我问林夕，待会儿他讲完了，我们去要签名会不会太幼稚了。林夕没有反对，但是离场的时候，她明显不想走，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台上的敬泽先生。我在一秒钟内做出一个足够吓到自己的决定，我拉起林夕的手说，快，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去，怎么说也要和他合个影！林夕大笑着牵着我的手往前面跑。

于是只见两个中年少女，一手拎着包，一手挎着书袋，左摇右摆地想要冲上台去。上第一级台阶就让保安拦下来了，“这边不许上，到右边去排队”！我们转头一看，右边已经排上队了，一秒也不敢耽搁，我们扭头就往右边冲过去，好不容易排到了最后一级台阶上，还好前面人不算多。眼看后面的人还在陆续往后排，我安慰自己，还好还好。忽然林夕看了看前后的人，小声对我说：“你看，别人都是拿

羊蹄花

□刘靖安

闲了闲，接着手一松，树枝也跟着弹了回去。

那天，刚过完年，小满坐在杨二嬢面前，也是在羊蹄花树下。小满想说什么，张了几次嘴都咽了回去。杨二嬢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就先开口，说，你回成都，安心上班，我一个人能行。

还是和我们一起，去成都吧，你年龄大了，一个人，我们不放心。这话，小满已经说过五次了。

我住惯了，哪儿也不去。杨二嬢还是老话。

我知道，你是舍不得这三棵树。小满说。算是吧，这可是你爸栽的呢！

这时，桂香像一只家雀，扑棱棱飞进了院子。等她知道这事之后，拍着胸脯说，杨二嬢不去就不去吧，还有我呢！

你？小满摇头，你家的事一大堆，咋好意思麻烦你哟！

这就见外了，平时杨二嬢对我们邻居恁好，应该的。再说，一到春天，到你院里看花，钱都不出一分，巴适得板。

拗不过杨二嬢，小满只得作罢。

桂香没有食言，几乎天天都来看杨二嬢，或帮忙做个饭，或陪她说说话，比亲生闺女还贴心。

这会儿，桂香不由分说，轻车熟路进屋，淘米、择菜……

几天之后，小满突然带着一家三口回来了。进门，小满教儿子说，喊，奶奶。小家伙就奶声奶气地喊，杨二嬢笑得合不拢嘴。

杨二嬢看着小满带回来的大包小包，指了指，疑惑地问，咋了？

我们回来住了，不走了，一是照顾你，二是创业。

南湖记

□张知泥

也是——南湖的幸福。

三五成群的野鸭子，可以潜水，可以踩着荷叶，像蜻蜓，轻点湖面。还可以，齐飞。

4

孤鹭膝下，野鸭子，都学会了——隐身的本领。成为水上，或者，水中的隐士。

野鸭子：或独行，或齐飞，或快，或慢，或高，或低，都与——朝晖或夕阳——毫无关联，或者瓜葛。

5

我有时，漫步于岸边。

三月的大礼堂，本应是绿色之中点缀着白与粉，可我在榕树下等待林夕略微有些焦灼，既无心欣赏那绿意，也不想去寻找那些星星点点。为了不显得和路人那么格格不入，头顶的天空着实让我盯了好久。但是盯着天空也不是为了看天，是白是蓝我也记不得了，我的思绪陷入如天空一样的空白，只在脑海里不断地重复一个问题，林夕什么时候来。

林夕为什么要来？我回忆了一下，大概就是她先问我要不要去追星，而我表示向往已久。我事前刻意挑选了一下衣服，不能像往常一样穿拖鞋和T恤。新买的一套西装配皮鞋正好，再正儿八经提个包，还是缺了点什么。哦！眼镜！如果人多，我未必能挤得进去。要是一直远距离观察，不戴眼镜就前功尽弃了！准备好一切，带上早饭的我，站在大礼堂的榕树下静候林夕。

林夕终于来了，我已经预判到了她没有吃早饭，我的豆浆和面包不一定合她的胃口，但可以巧妙地节省掉早餐这个环节。因为时间已经不多，我们必须马上去取票，然后去找座位坐下。一会儿工夫，整个“陆海讲读堂”坐满了人，主持人的声音洪亮。再过一会儿，我从未见过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出现在讲坛上，他作为“陆海讲读堂”第四期活动特邀讲读人来到重庆，在大礼堂与文学爱好者见面交流。

敬泽先生不算太高，但身板很直，比较清瘦的脸庞，不苟言笑。他的声音肯定不会太洪亮，尽管我坐得不太远，但还是有一点担心，担心花哨的背景会掩盖他的声音。

他掷地有声的话语，缓缓地，像一个个被时光机打印出来的数码一样依次出现在讲堂的空屏幕上，“磨炼他的心性，使得他，如此的专注，如此地有耐心，也使得他永远期待着

杨二嬢站在羊蹄花树下。

三株老树虬枝盘曲，似开未开的花朵缀满枝头，像洒了半树胭脂粉。

这是春天，阳光很好。

杨二嬢手里，是一枝从树上拉下来的羊蹄花枝。她摩挲着，树皮凸起的纹路硌着掌心。她又想起了丈夫。

丈夫去世五年了。树是丈夫在他们新婚的前一天栽下的。那天，也是春天，丈夫还在地里干活，回家经过一片树林，看见几棵羊蹄花树，觉得很好看，就顺便挖了三株幼苗，栽到了院子里。她问丈夫，你怎么想起栽这个树呢？丈夫说，好看呀，就像你！她又问，为什么不栽一棵，两棵，而是栽三棵呢？丈夫说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吉祥！

可是，后来的生活并不那么如意。她和丈夫直到四十岁才有了儿子小满，小满也是唯一的后人。小满出生那天，羊蹄花开得疯，压弯的枝条垂下来，倒是像她自己弯下腰来要拥抱什么似的。小满呢，也是近四十岁才有了她的孙子。不过，自己七十八岁能有孙子，也不错了。杨二嬢说，他这辈子，知足了。

后来，杨二嬢好像感悟到了什么，喜欢羊蹄花，喜欢得一塌糊涂。每到春天，不管事情再多，活路再忙，也不管是早上，还是傍晚，她都要站在树下，痴痴地看，痴痴地想。问她看什么，她把嘴一瘪，说，还用问吗？接着又看。再问她想什么，她只是笑，一个字都不说。别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呢？当然不知道，可是，她的丈夫知道。

此时，邻居桂香在门口喊杨二嬢。喊了三声，杨二嬢才回过神。杨二嬢一边应着，一边松了手。像一张弓的花枝，弹了回去，一下子又伸直了。一朵花受了惊，像一只鸟，飞落在杨二嬢的发间。

杨二嬢，中午吃啥子？我给你做。桂香已经跨进门。

哪能天天麻烦你呀，我自己做吧。杨二嬢说。

不行哦，我答应过小满，要照顾你的。桂香说着，走到羊蹄花树下，踮起脚尖，拉下一枝，

1

昨夜，雨下得大，下得久。天快亮时，才停下来。

南湖水位，明显涨高了。鹅黄的荷叶，稍微显嫩的，尚在打开。

已经打开的，像舞女撒开的裙。更像——居于水上的女子，将醒未醒的梦：圆，而且满。已经出水的，几乎与水面平行。一些，尚紧贴水面。

2

紧贴水面的，尚有昨夜雨，在叶面，停下来；晶莹，剔透，像明珠。更像远离闹市的静物：居于水，成为水。

水性良好的，不是鱼虾，不是蛙，而是：早已合群而成群，不再孤单的孤鹭。在南湖，在水草间，孤鹭，是绝对的王。

3

一群野鸭子，是孤鹭的儿孙。儿孙满堂，是孤鹭的幸福。